

# 中国特种兵

CHINA  
SPECIAL FORCES

纷舞妖姬  
—著—

# 之 特别有种


从新兵到老兵，从老兵到兵王，  
从兵王到兵王之王

他们就像是国家战略武器库里的核弹头，  
最大的意义不是走出国门参战，而是告诉别人——  
中国也拥有可以转战千里，  
于千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特种部队！



# 中国特种兵 之 特别有种

CHINA  
SPECIAL FORCES

纷舞妖姬 / 著 

★  
2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特种兵之特别有种. 2 / 纷舞妖姬著. —北京:  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7.2  
ISBN 978-7-5057-3936-9

I. ①中… II. ①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98278号

书名	中国特种兵之特别有种. 2
作者	纷舞妖姬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635×965毫米 16开 19印张 285千字
版次	2017年4月第1版
印次	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936-9
定价	38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010-82069336

## 第四卷 秦皇 ☆ 001-297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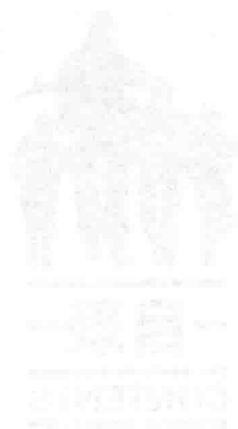


### **—目录—** **CONTENTS**

- 1 -

- 第一章 - 001 - 夜鹰突击队
- 第二章 - 012 - 孤狼
- 第三章 - 021 - 军人逆鳞
- 第四章 - 031 - 尔虞我诈
- 第五章 - 035 - 就骂你了
- 第六章 - 047 - 强者对决（上）
- 第七章 - 054 - 强者对决（下）
- 第八章 - 062 - 我是狙击手
- 第九章 - 069 - 团队
- 第十章 - 079 - 125基地（上）
- 第十一章 - 085 - 125基地（中）
- 第十二章 - 097 - 125基地（下）
- 第十三章 - 103 - 十米距离
- 第十四章 - 108 - TZ闪电利剑
- 第十五章 - 118 - 九五式突击步枪
- 第十六章 - 124 - 包办婚姻
- 第十七章 - 129 - 论枪
- 第十八章 - 137 - 手稳，心稳，眼稳
- 第十九章 - 146 - 以战练兵（上）
- 第二十章 - 154 - 以战练兵（中）

第二十一章	- 166 -	以战练兵（下）
第二十二章	- 178 -	对手
第二十三章	- 189 -	做个弹弓，打你家玻璃（上）
第二十四章	- 199 -	做个弹弓，打你家玻璃（下）
第二十五章	- 206 -	双贱客
第二十六章	- 218 -	冲突（上）
第二十七章	- 227 -	冲突（下）
第二十八章	- 235 -	87式
第二十九章	- 244 -	强者对决
第三十章	- 252 -	暗箭无声
第三十一章	- 262 -	铁钉
第三十二章	- 271 -	决死攻击
第三十三章	- 280 -	夜战八方
第三十四章	- 286 -	如临大敌





第四卷  
秦皇  
—001—

## 第一章 - 夜鹰突击队

特种部队，他们的军营是什么样？

据说，这支特种大队，是营级建制团级编制，那么军营怎么也是按团来分配的吧？

还据说，这支特种大队，原型是以某个历史悠久、作战风格顽强的团为基础，只保留了原部队极少一部分精华，其他成员都是从两个军区辖下各级侦察部队中挑选出来的骨干。这样一支部队，自然是王母娘娘开蟠桃宴——聚精会神！

简单来说，全是不服管教的刺头，是兵油子中的兵油子！

就是带着对未来的畅想和对特种部队的憧憬，燕破岳和萧云杰登上了一辆康明斯卡车，在车厢里除了他们两兄弟之外，还有十几个老兵，其中有三四个人看着特别眼熟，都是临时应急小分队中一起包过饺子的兄弟，而那个正在对燕破岳眨着眼睛、脸上露出一个大大笑容的家伙，赫然就是和燕破岳臭味特别相投的四班长。

秦锋再一次用铁一般的事实，向燕破岳证明了“只要锄头舞得好，没有墙脚挖不了”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”这两个真理。

大雪封路，康明斯卡车在山路上摇摇晃晃，走得活像是蜗牛在爬，一群未来的特种兵，为了抵御寒冷，有的在车厢里来回走动，有的甚至开始做起俯卧撑。十个小时后，康明斯依然在山路上慢慢爬行，特种大队的人竟然没有给他们准备食物，肚子里没了食，随着汽车晃动，寒风透过车厢那儿悬挂的布帘一波波地钻进来，在这个时候就算是体质再强健的人，也感到了刺骨的寒意。

萧云杰走到车厢边，拨开布帘看了看车外已经开始阴暗的天色，再看看依然无边无垠的山道，他返回来，低声道：“老燕，情况有些不对啊。”

燕破岳轻轻点头，豹子头林冲可是八十万禁军教头，但是发配充军后，如果没有人上下打点使了银子，也要先吃上一百记杀威棍，不用问也知道，特种部队的杀威棍，已经结结实实地抡了过来。

四班长也凑了过来，作为在边境线上服役了几年的老兵，他对这条山路更有发言权：“看样子，我们今天得在山上过夜了。”

燕破岳和萧云杰一起皱起了眉头，这可是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，白天还好说，阳光充足，一旦到了夜晚，地表热量快速流失，他们又没有食物补充热量，该如何抵挡夜间那滴水成冰的刺骨严寒？！

燕破岳、萧云杰和四班长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，三个人仔细地检查了一遍车厢，特种部队那些家伙，连一片面包屑也没有给他们准备，车厢里干净得可以饿死老鼠。

“咦，你们看这是什么？”

萧云杰从车厢最隐秘的位置拽出一个小包，车厢里所有人都不由精神一振，不

约而同地围了上去，萧云杰打开小包，从里面拎出一捆扎得整整齐齐、猛地看上去就像是一包炸药的管状物体，每一根上面还带着拉环状的发火装置。

大家都知道，这是军用发烟棒，侦察兵们在接受野外生存训练时，每个人身上都会带上一根，如果在训练过程中，自己受到重大伤害，或者遇到不可抵抗的困境，他们就会拉燃发烟棒，发出求救信号。

四班长猛地瞪大了眼睛，发出一声低低的诅咒：“擦，用得着这么狠吗？”

他们车厢里有十四个人，而小包里的求救发烟棒同样有十四根。在他们选择加入特种部队前，人家是把特种部队夸得天花乱坠，又对他们的个人能力表现出极大的认可，让他们都以为，只要自己一点头，部队首长又肯放行，他们就算是完成了从侦察兵向特种部队的过渡，谁能想到，特种部队的大门还没有看到，人家就不宣而战地先安排了这样一场测试？

刚才还摇摇晃晃行驶的康明斯卡车突然停住了，司机一脸笑容地掀开布帘走了进来：“扎营了，大家提早准备一下，今天我们要在山上过夜了。”

丢下这句话，司机跳下车厢走了，只剩下十四名准特种兵面面相觑，他们必须承认，这记杀威棍是真够狠的。

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四班长身上，四班长在侦察营里怎么说也是一个排长，这里数他的官职最大，在面临危机时，自然是他来担任十四个人的指挥官。

四班长还没有说话，司机又掀开布帘去而复返：“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们了，在山下的中转站，我们准备了一辆五座越野车，扣去我们两个司机的位置，最多还能载上三个人。”

司机的目光，慢慢从车厢中每一个人的身上掠过，他先从口袋里取出一块奶油饼干，狠狠咬了一口，嘴里嚼得“咯吱吱”直响，看着车厢内好几个人一齐倒咽口水，他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：“至于你们谁能坐到那辆越野车上、用什么方法坐上去，我们都不会管。如果谁觉得无聊想要放弃，只要拉燃手中的发烟棒，在我们后面五公里的位置，就有接应队，那里可以为你们提供热汤、面包，还有巧克力。”

司机说到热汤、面包、巧克力时，不知道是谁的肚子里，发出“咕噜”一声长



响，在一片安静中，显得相当响亮和好笑，但是一群人彼此对视，却没有一个人能笑得出来。

在这场特种部队入门考核中，他们既是同伴，也是竞争者。制定这个制度的人，既是个天才，又是个浑蛋，因为他轻而易举地就打破了这十四名军人身上那种彼此信任的默契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横了一根钉子。

有个笑话说得挺好，在老虎追过来的时候，你想要逃生，不需要比老虎跑得更快，只需要比身边的同伴快一点点，就足够了。

身为一个领导者，四班长可以清楚地感受到，车厢内的气氛变了，他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将发烟棒发到每一个人手里，他最后走到了燕破岳和萧云杰面前，将两根发烟棒递过来的时候，顺口问了一句：“你们见过高原鼠兔吗？”

燕破岳和萧云杰一起点头，所谓的高原鼠兔，从外表看起来，更像是老鼠，耳朵圆圆的，一点也不尖，只是尾巴很短，所以不可能像正宗的老鼠那样用尾巴偷油吃。但是从分类上来说，鼠兔却是正经八百的兔子。这种小东西，由于体形像老鼠，所以一般也就三两重，剥皮去骨的，能剩下一两多肉就不错了。

在炊事班放羊的时候，燕破岳和萧云杰经常用绳套去逮鼠兔，然后串成一串用火烤来吃，别说，味道还真不错。

“我在侦察营接受生存训练时，教官清楚地告诉过我们，在内蒙古草原和北美洲的鼠兔，都有过冬前在窝里储备粮草的习惯，但是在青藏高原上，它们却并没有这种习性。”

车厢里的人都还在，四班长故意压低了声音，但是他说出来的话，却足以让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：“我这个人比较好奇，曾经连挖了几十个高原鼠兔的洞，结果我发现，在海拔三千米左右时，高原鼠兔的确过冬时不储备食物。但是到了海拔四千米时，我却在鼠兔的洞里，挖出了大量干草、草种和松子。”

萧云杰猛地一拍手：“我明白了，就算是特种兵，也绝不可能画饼充饥，他们把我们载到这里，进行生存考核，那就说明，这里肯定有足够的资源让我们支撑下去。而这场考核，首先要向我们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，无论我们在原来的部队有多

牛、受过多么严格的训练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们都是一群菜鸟，甚至就连我们接受过的知识，都可能是错的！”

“我觉得这次的考核，是在故意给我们挖坑。”

燕破岳指着车厢里的人，道：“一说只能过关三个人，大家就按照自己的亲疏远近，自然而然地分成了几个小团体，这种表现，如果扣大帽子，就是部队最禁忌的‘小山头主义’。我不相信他们制定考核就是想看着我们分崩离析，他们要的是特种兵，不是政客，更不是演员！”

燕破岳的话，已经引起车厢内所有人深思，萧云杰立刻发动主攻：“还有一点，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。刚才那个司机说，他们准备了一辆越野车，除了他和司机，还有三个空位，可是他们并没有说，只允许三个人通过考核。谁规定一辆越野吉普里就只能坐五个人的？我曾经见过一辆212吉普车里，硬生生塞了十一个人呢！”

萧云杰的话，让所有人的精神为之一振。燕破岳暗中向萧云杰竖起一根大拇指，又为萧云杰添砖加瓦：“我们为什么需要两个司机？一个就够了嘛，另外一个，让他自己走回军营。或者，索性我们把两个司机抓起来，分开进行审讯，挖出军营的具体位置，就可以空出两个位置。”

包括四班长在内，所有人心中一阵恶寒。打死他们也不相信，在前面开车的两位，就真的是两位司机，按照我军组建精英部队的一贯传统，他们九成九是特种部队里的两名基层军官，这一次来客串司机职务，就是想要就近观察，看看谁是人才。

还没有踏进特种部队的大门，就先把将来很可能是自己直属长官的两名“司机”给绑了，还要分开审讯……燕破岳和萧云杰还真不愧是进入军营第一天就敢自封为正、副连长的狂人！

就连四班长都在一边不停地揉着鼻子，他必须承认，别看人家是新兵蛋子，但是做这支临时小部队的领导，真比他这位四班长合适。

因为现在他们这批人，刚才中间涌起的那种貌合神离、彼此敌对的气息，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，每一个人的脸上都若有所思，因为有相同的目标，又面对巨大的压力，他们之间再次变成了一个团体，甚至就连他们现在每一个人心里想的问题，

都完全相同：这两位司机，究竟是绑，还是不绑呢？！

两团浓浓的红色烟雾升腾而起，隔着几公里远都能看得清清楚楚，大约十分钟后，一辆经过改装的康明斯卡车出现在眼帘中。

这辆担任紧急救援任务的康明斯卡车还没有停稳，就有几名军人跳了出来，其中一个人身上还背着一只画着红十字标志的急救箱。这些专门负责接收败者的后援人员一起猛冲上来，接受考核的这十四名准特种兵，可是从一个师里挑选出来的精英，他们绝大多数都在侦察营或者警卫营接受过极地生存训练，考核才刚刚开始，就有两个人同时发出求救信号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可预测的意外！

嗯？！

负责接应的几名军人，当他们终于看清楚眼前的一切时，他们一起愣住了。

参加考核的十四名准特种兵都好端端的，他们还围在一起，一个个伸直了脖子，瞪大了眼睛，看着燕破岳和萧云杰在组装着什么东西。

大家都知道，魔术师想要变好魔术，除了手法技术，更重要的是道具，作为“魔术师”的关门弟子，燕破岳当然不会丢掉自己那只魔术箱。

一把魔术师经常使用、可以折叠的雨伞，把它打开倒放在地上，摆出一个通信雷达般的造型。然后再往雨伞内部拼接出一层反光效果非常出众的亮银色金属箔，再插上一根铁管，上面架一个钢盔……这样，一台可以在海拔四千米高原上使用的太阳灶，就算是制作完成了。

钢盔里放了冰块，一群准特种兵轮流伸手去摸钢盔的底部，旋即在他们中间爆发出一阵孩子般的欢呼：“热了，热了，真的热了，还烫手呢。这太阳灶，在冬天还能用啊？”

身为太阳灶的组装者，燕破岳眼珠子一翻，以看待文盲的眼光，扫了一眼问出上述问题的兄弟：“太阳灶是否好使，看的并不是夏天还是冬天，而是要看阳光的辐射是否强烈，咱们这可是在海拔四千米的高原上，那是标准的空气稀薄，阳光辐射要远超内地。你说，这种情况下太阳灶都不能使，啥地方能使？”

被燕破岳一阵鄙视，那名年龄比燕破岳要大上五六岁的同伴，却兴奋地连连点

头，竟是丝毫不以为意。

负责接应的竟然是一名挂着两杠二星肩牌的中校，他的目光四下一扫，无论是谁，只要被他的目光扫过，脸上竟然就会扬起一片火辣辣的感觉，这个男人的眼睛，看起来就像是鹰眼！

可就算是这样一位人物，望着眼前这一片欢乐的场景，都有了片刻的失神。

萧云杰站起来，舒了一个长长的懒腰，他对着那名中校努了努嘴，轻哼道：“还特种部队呢，我们坐在车厢里吃西北风的还没事，有奶油饼干啃的两位，却先出现了重度高原反应。”

顺着萧云杰嘴角努动的方向看过去，中校在康明斯卡车的车头附近，看到了两双并排躺在地上的脚，他立刻向前方跑过去，就在他和燕破岳、萧云杰擦肩而过时，燕破岳猛地跳起来，对着中校猛扑过去，萧云杰的声音也随之响起：“动手！”

燕破岳迎面猛扑上去，双手同时揪住中校的衣襟，就在他准备用肩膀顶住对方，使出一记过肩摔时，中校向前奔跑的身体，在瞬间停止前进猛地向后躺倒，燕破岳猝不及防之下根本无法收力，竟然跟着中校一起向前扑倒。

中校的背部在接触到地面的瞬间，右脚全力上踹，狠狠蹬在燕破岳的小腹上，燕破岳双手现在还死死抓着中校的衣襟，就是以这个连接点为轴心，燕破岳的身体在空中甩出一道一百八十度的优美弧线，就像是一个麻袋似的重重地甩到了后面的雪地上。

中校一个后翻滚，趁势压到燕破岳的身上，他扬起铁拳，对着燕破岳的面部直击下来，但就在拳头即将砸到燕破岳脸上的瞬间，燕破岳充满爆炸性力量的腰部猛然一弹，硬生生掀得坐在自己身上的中校身体向上一仰，就是借着这股力量，他的双腿左右交叉反绞，从后面锁住中校的脖子，猛然发力将中校飞甩出三四米远。

燕破岳对着中校再次猛扑过去，他一边猛扑一边突然扬手，将一只雪球对着中校的脸直甩过去。刚刚从地上爬起来的中校根本做不出反应，就被那只雪球直砸到脸上，燕破岳还没有来得及露出胜利的笑容，就看到中校一扬手，竟然也甩出了一只拳头大小的雪球。

两个人的距离连一米都没有，燕破岳又是在全力冲刺，他躲无可躲，眼睁睁看着那只雪球带着惊人的精准，同样砸到了自己的脸上。

“啪！”

眼前猛然炸出上百朵金星，凉飕飕的触感，带着一股火辣辣、酸麻麻的味道，顺着鼻孔直钻进来，呛得燕破岳的鼻涕在第一时间就横流而下，在第一时间，燕破岳的感觉是，他挨的根本不是一个雪球，而是一块长得很像雪球的石头！

相信中校脸蛋上挨了燕破岳一记雪球，也绝对不会好受。

疼，真疼。

“儿子，你记住，在战场上如果遇到强敌，又受伤失去力量，需要时间恢复，你要做的事，就是露出自己最锋利的獠牙，摆出最疯狂的姿态，让任何一个人明白，只要在这个时候向你发起进攻，就必须面对不死不休的疯狂反击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为自己赢得最必要的喘息之机！”

父亲的话，犹在耳边回响，脸上挨了这么沉重的一击，燕破岳却瞪圆了眼珠，就算是雪粉渗进了眼眶，刺激得眼睛热泪长流，他的眼皮子都没有眨上一下，就那么恶狠狠地瞪着中校，脸上更露出了几欲择人而噬的疯狂杀气。

旋即燕破岳发现，对面的中校，竟然也露出了同样的狰狞，眼珠子瞪得滚瓜溜圆。

“如果你赢得了最重要的那几秒钟，让自己恢复了对身体的主控权，你就要立刻露出受了重创、无力持续作战的虚弱模样，用这一系列动作提醒刚刚被你气势逼退的敌人犯了错误，引诱他恼羞成怒后猛扑过来。在这个时候，你就可以以逸待劳，用全部力量，对他发起最致命的反击！”

心中回忆着父亲用鲜血从战场上获得的最宝贵经验，燕破岳身体微微一晃，脸上露出一丝隐隐的痛楚，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，虽然他很快就挺直了身体，但是这样的破绽，却绝对逃不过一名职业特种兵的双眼。

燕破岳已经暗中握紧了右拳，他的左脚尖更悄无声息地铲入积雪两寸，只要中校猛扑过来，他就可以用脚尖挑起积雪，遮挡对方的视线，再用尽全力一拳击出。

可是当燕破岳满含希望地望向中校时，却惊愕地发现，中校竟然也同样退后了半步，脸上流露出来的隐隐痛楚，表演得比燕破岳更像真的，最让燕破岳差一点当场吐血的是，中校的左脚，也插进了雪地。

他们两个人的动作，标准得如同一个师父教出来的，连坏都坏得这么像！

发现面前这个家伙贼精贼精，对他使用阴招，命中率实在低得可怜，两个人脸上痛楚的表情同时消失了，他们慢慢地把左脚从积雪中抽出来，任由脸上的雪片被体温化开后，形成的水流在脸上淌过，形成了一条条蜿蜒的溪流。

燕破岳面对中校，他慢慢抬起了自己的双臂，当他左手在前，右手在后，摆出一个格斗起手势时，他整个人显得再无任何破绽。

中校打量着燕破岳，脸上再次露出一丝微微的惊讶，千万别小看燕破岳摆出的这个格斗起手势，无懈可击的沉稳中透着一股犹如水银泻地般的动感，没有七八年苦功，绝对达不到燕破岳这个程度，他由衷地赞道：“小子，身手不错啊。”

燕破岳沉声道：“我不是你的对手。”

中校嘴角轻轻一挑：“哦？”

燕破岳在第二次扑向中校时，之所以会挨了中校投掷出来的那枚雪球，这其中固然有双方太近、中校反击得太过迅速导致的猝不及防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就在他猛扑上去的时候，他突然感受到了一股犹如针刺般的寒意迎面袭来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他的动作竟然被这股寒意冻得微微一僵，就连他的心脏都跟着狠狠一颤。

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瞬间，但是燕破岳知道，一向胆大妄为仿佛天塌下来都敢直扑上去的自己，在那个时候竟然怕了。

如果真的是在战场上，手持格斗军刀和眼前这个中校生死相搏，也许在交手的瞬间他们就会立判生死，中校负伤，燕破岳死。更何况以中校的军事素质和必然具备的战斗经验，他在战场上，根本不会给燕破岳和他近距离格斗的机会！

跟着中校过来的其他几个人，已经被准特种兵们以众凌寡全部按倒在地，但是中校的态度依然平静如水，就凭这股临泰山崩而不变色的镇定从容，就没有人敢对他稍有小觑。没有任何理由，但是包括燕破岳和萧云杰在内，他们这十四名已经控

制全局的准特种兵，心中却隐隐产生了一个明悟，如果真的是在战场上，他们十四对一说不定都胜负难料。

“你们不一定是最优秀的预备队员，”中校目视全场，淡然道，“但一定是最胆大包天的，我们布置考题，从你们中间挑选精英，可是你们竟然来了个掀桌行动，甚至连考官都敢抓！”

面对中校的责问，在场的人一片心虚，就连萧云杰这样利舌如箭的人物，一时间也瞠目结舌，不知道应该如何应付。

中校的目光在四班长身上打了一个转儿，又落回到燕破岳的脸上，他似乎已经认定，燕破岳才是这群人当中实际的领导者：“你们十四个人一拥而上，压也能把我压死，这一场算你们赢了。说说看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燕破岳揉着鼻子，目光坦荡，语气真诚：“打劫。”

中校顺着燕破岳的目光望过去，看着他们乘坐的接应车，饶是他一向淡定从容，在这一刻也有些哭笑不得起来：“你们接受的考核，是极地生存训练。你们必须要在这一片土地上，找到支撑自己活下去的食物，建造足够抵御夜间寒冷的生存空间，寻找能为你们提供足够热量的燃料。”

燕破岳看着不远处的接应车，眼睛眯成了月牙状：“我们必须要在这一片土地上找到食物和燃料，难道你们的接应车，不是在这片土地上？你们存在的任务，就是要逼着我们退出考核滚蛋回家。从本质上来说，咱们就是敌人，这没有枪没有炮，敌人给我们造，没有吃没有穿，敌人给我们送上前，不一直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嘛！”

中校的眼角轻跳起来，还我军的光荣传统，面前这小子脸皮还真不是一点半点地厚！但是他也必须承认，让这小子钻了规则的空子。

诸如《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》之类的军规，早已经刻在每一个军人的心头，在接受生存训练时，就算隔壁是老百姓的村子，他们也不能进去寻找食物，更不许强取豪夺。但是，好像还真没哪一章、哪一条，禁止他们在考核训练时去抢劫军车，尤其是抢劫接应他们的特种部队军车！

有了共同的敌人，又一起“犯错”，让这十四个来自不同单位的人，在短时间内硬是形成一个整体，再也无法轻易分化，拥有足够的食物和保暖毛毯，他们就再也不用为生存而发愁，当然也无须彼此钩心斗角。

中校开口了：“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你们想先听哪个？”

燕破岳不假思索地回答道：“坏消息。”

“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们组建的特种大队，全名叫夜鹰突击队，我是夜鹰突击队第三中队队长，名字叫郭嵩然。”说到这里，郭嵩然一指两名被燕破岳他们用侦察兵抓舌头的方式绑得结结实实、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的两名司机，淡然道，“至于他们，一个是第三中队副队长许阳，一个是第三中队第一小队队长张明。你们如果通过考核，要加入的就是我的第三中队。”

虽然已经对两位司机的身份有所怀疑，但是听郭嵩然这么一说，所有人仍然有些麻爪，这还没踏入特种部队军营大门，就把两名直属上司给绑了，他们几乎已经看到在自己未来的军旅生涯中，那小鞋漫天飞舞的场景。

燕破岳将“夜鹰突击队”这个名字牢牢记在心底，追问道：“那好消息呢？”

“在你们下山登上那辆越野吉普车之前，还有一场终极考核。经过我们的计算，在常规状态下，至少需要六人才能顺利完成任务。”

郭嵩然的目光慢慢从在场每一个人的脸上掠过：“你们有整整十四个人，没有减员，体力没有损耗，对你们来说，那不再是终极考核，而是一场游戏。所以我决定，终极考核取消。”

郭嵩然的话，让在场的准特种兵们喜形于色，如果他们真的为了争夺那三个名额，彼此之间展开明争暗斗，就算他们最终人数还足够完成任务，在短时间内，也很难放弃前嫌精诚合作，以这种状态面对一批同样精锐，甚至比他们更优秀的特种兵，最终的结局可想而知。

作为他们提前通过终极考核的奖励，燕破岳一行人在中校的提示下，从接应车里找到了十四套夜鹰突击队使用的武器装备，这其中还包括对抗演习时，每一个人都需要安装在身上的红外接收装置以及发烟包。



可见，这场终极考核，就是要和已经进入夜鹰突击队的特种兵展开对抗，或者说，要在战斗力占据绝对优势的特种兵的围追堵截下，完成某一项任务，再顺利脱逃。

## 第二章 - 孤狼

三十四小时后……

正在行驶的汽车猛地刹住，猝不及防之下，坐在车厢里的所有人都猛地一晃，随着遮挡冷空气的布帘掀动，一股浓重的烟味直冲进鼻端，坐在车厢最边缘的一名士兵站起来，掀开布帘向外张望，看到在道路左侧浓重的黑烟冲天而起时，他猛地发出一声惊叫：“山林着火了！”

没有任何犹豫，车厢里的十四名准特种兵一起跳出了车厢，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“快去救火”，十四个人一起扑向火场。他们一边奔跑，一边将手中的武器，还有身上背的弹药全部抛到地上。虽然他们身上背的弹药，全部都是演习弹，但是弹壳里填装的，依然是货真价实的火药。一旦他们冲进火场，演习弹和手雷被高温烤得殉爆，那必然会变成一场悲剧。

“从烟的浓度和高度来看，这场山火还不严重，只要我们能够及时冲上去扑救，也许就能把它直接扑灭。”

带着这样的念头，燕破岳冲在所有人前面，可是跑着跑着，一个念头却突然从他的心底涌起：“就算是隔着几百公里，这里下的雪也没有高原上那么夸张，依然积了厚厚一层。如果不是有人刻意纵火，山林里根本无法燃烧起来的……”

“砰！”

在对面的密林深处，不知道哪里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，紧跟在燕破岳身后的四班长还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挂在腰间的发烟包，就突然冒出了红色的烟雾。